

美国军事情报

人才培养模式

MEIGUO JUNSHI QINGBAO RENCAI PEIYANG MOSHI

高庆德 汪涛 刘丽 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

高庆德 汪涛 刘丽 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北京·

内容简介

本书对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与梳理,分析了美国主要军事情报人才培训机构的组织编成、任务区分、课程设置、培养目标、评估机制等。总结了军事情报培训机构以及与地方大学建立的情报人才联合培养的主要内容、运行机制、相互间关系、育人模式、基础设施建设、监管机制、任务分工等。剖析了美国不同时期情报人才需求特点和培养模式,对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人才需求的重点方向进行了归纳,对美国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的优点长处与缺陷进行了总结。

本书可供军事情报学专业研究人员及军事教育训练工作者参考,也可供相关领域业务部门、科研院所的军事情报人员及高等院校师生学习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 / 高庆德, 汪涛, 刘丽
编著.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 - 7 - 118 - 10844 - 6

I. ①美... II. ①高... ②汪... ③刘... III. ①军事 -
情报学 - 人才培养 - 研究 - 美国 IV. ①E712. 4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2412 号

※

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48)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5 1/4 字数 290 千字

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4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国防书店:(010)88540777

发行邮购:(010)88540776

发行传真:(010)88540755

发行业务:(010)88540717

前 言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系统,其情报能力使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美国的军事情报体系在其军事战略、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各种战争和军事行动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这一切的基础得益于美国情报界拥有一流的军事情报人才。

军事情报人才培养体系的发展成熟程度是衡量一国情报力量的基础,美国的军事情报人才培养体系已经系统化,形成了完备的架构体系、课程体系、考评体制和监管体制;从投入资源来看,美国在情报人才培养方面的投入当属各国之首。为保持情报机构拥有一流的人才,美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于情报培训机构,以保证其在全球性情报人才培养工作上的领先地位,美国是情报人才培训经费预算最高的国家;从培养规模上看,美国情报培训机构门类齐全,体系庞杂,辐射广泛,其情报人才培养数量与规模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从影响范围来看,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训机构培训多元,其活动和影响遍布世界各地。为了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和保证情报人才的质量,美国在培养情报人才方面不断改革创新,与国内地方大学进行广泛合作的同时,还与一些盟国展开了广泛的军事情报人才培养合作。

本书遵循美国现代情报教育训练体制建立与发展的脉络,以美国政府、国会和各军兵种关于情报人才培养的官方文献为线索,结合不同时期军事情报机构的任务实践,在对隶属于不同军兵种、不同部门的情报人才培养机构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对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的总体模式、影响因素、显著特点、实施机构、主要挑战、未来趋势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情报人才培养的主要经验进行了总结归纳,进一步洞悉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工作的内在发展规律,并在一定程度上科学预判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的未来趋势。

高庆德
2016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	1
二、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机构概况	4
三、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的相关概念	5
第二章 决定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的主要因素	12
一、技术装备的迅速发展	13
二、任务需求的强力驱动	16
三、军事转型的客观要求	18
四、职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20
第三章 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	25
一、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的管理体制	25
二、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的机构设置	29
三、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的内容与层次	34
四、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的培训模式	51
第四章 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的特点	58
一、注重法规指令制度建设	58
二、注重资源的高效整合利用	62
三、注重向“联合化”教学模式转变	65
四、注重人才培养中的各类融合	72

第五章 “9·11”事件后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	75
一、美军情报困境的形成	77
二、美军情报困境的体现	79
三、制约美军情报人才能力素质发挥的因素	84
第六章 近年来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的重点方向	99
一、重点培养精通外语及英语区域变体的情报人才	100
二、加快培养具备高超“文化感知”能力的情报人才	108
第七章 美国主要情报人才培养机构	119
一、美国国防情报学院	119
二、美国国家情报大学	128
三、谢尔曼·肯特情报分析学校	137
四、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学院	141
五、美国陆军情报中心与学校	144
六、情报界与地方院校的联合人才培养	148
第八章 美国亟待加强的专业情报人才	154
一、情报分析人才	154
二、地理空间情报人才	158
三、基本作战单元情报人才	164
第九章 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转型案例研究	171
一、美国空军情报系统的转型	171
二、美国空军情报人才的需求	179
三、美国空军情报人员的训练	195
四、美国空军情报人员培养效果	200
五、转型时期美国空军情报人员培养的特点	208
六、美国空军情报人才培养的趋势	212

第十章 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的趋势 221

一、美国情报界加大人力资源建设 221

二、美国情报界加强适用型军事情报人才培养 227

附录一 美国国家情报大学情报研究文科学士/硕士学位项目
具体课程设置 233

附录二 英语缩略语表 235

第一章 绪 论

情报是作战取得胜利的基础,是军事战略、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工具。任何军事大国都拥有体系化的国防情报力量。美国将情报作为自己掌控全球、保持军事优势的关键工具,建立了极其完备而庞大的情报体系,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情报能力。美国超强的情报能力来自于其所培养的高素质情报人才。情报人员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情报的收集、传递、分析研判和利用。而选择怎样的培养模式对情报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对情报人员综合水平的提高发挥着基础和前瞻作用。鉴于此,立足当前实践需要,着眼未来情报发展,加强对情报人员培养模式的选择与重塑,客观而现实地摆在各国情报机构面前。从宏观的情报战略到具体的人才培养,美国都走在世界的前列。

目前,情报与战争正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情报在战争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在此背景下,高素质军事情报人才的培养工作作为情报能力生成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一、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

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理念(思想)的指导下,为实现一定的培养目标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结构状态和运行机制,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制度、培养评价。教育理念,是人才培养的顶层规划的指导,是人才培养活动所尊崇的教育观念和原则,规定着人才培养活动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培养目标,是具体的培养指向,为人才培养活动指明了方向,即培养什么样的人;培养过程,是达到人才标准的教育训练过程,是教育理念得以贯彻的中间和执行环节;培养制度,是保障达到人才培养标准的各种规定,要求在培养过程中严格执行的准则,是人才培养行为得以稳定存在并持续不断的行为模式;培养评价,是培养过程是否取得成功的考核,是是否达到人才培养活动的评判环节,衡量着人才培养活动的成功与否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①。

虽然美军各军种及地方学者们对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定义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认知,但其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姜士伟:《浅析人才培养模式的概念、内涵及构成》,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3月,第77-79页。

第一,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具有目标性。从表面上看,尽管学者对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的定义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他们都承认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本质上是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第二,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具有相对稳定性。无论是方案说、过程说还是要素说,都承认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的本质就是将人才培养形成一种固有的机制,即人才培养活动规范化、制度化。因此,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不能够随意变化,否则会造成人才培养活动的断裂。

第三,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发展性。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具有稳定性并不是说人才培养模式一旦形成就不再改变,而是说人才培养模式不能随意改变,应该保持人才培养的连续性。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环境、条件的改变,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也是变化的。

第四,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是一定教育理念(思想)的产物。尽管学者们对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的定义存在分歧,但是都内在地认同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是一定教育理念(思想)的产物,教育理念(思想)直接规定着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中的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方式等,没有教育理念(思想)的指导,也就不存在人才培养模式。

第五,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由诸多要素构成。无论是坚持动态的过程说、活动说,还是要素说、方案说,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必须由诸多要素组成,只是对组成的要素内容存在分歧。

(一) 培养模式的内涵

不同的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虽然教育目标和结构形式有变化,但基本组成要素是不会有有多大变化的。涵盖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类。

1. 社会政治观与教育价值观

不同社会对军事情报人才素质规格的要求,是通过不同的社会政治观与教育价值观来实现的。人的全面发展或片面发展取决于一定社会的教育目的,而教育目的的选择主要是通过社会政治观与教育价值观来决定的。因此,一定社会的政治观与教育价值观对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是巨大的,是培养模式的重要社会因素,是培养模式的重要一环。

2. 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

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除受社会政治观与教育价值观影响外,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在宏观上对培养模式也起着理论指导作用。不同的培养模式,都是不同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的体现,因此,它是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基础。

3. 培养目标和规格

军事情报人才的培养目标与规格是国家某一时期军事情报教育训练目的、教

育训练方针的具体体现,是培养模式的规范与要求。它规定和选择了不同类型军事情报人才的培养模式,可以说是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的最核心要素,贯穿于其培养过程和教学过程的各个方面。

4. 为实现一定培养目标和规格的整个教育训练过程

军事情报人才的培养过程与培养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教育训练模式的选择,一般来说,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最终还得通过相应的军事情报教育训练模式来实现。所以,培养过程与培养方式是实现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途径与手段,是构成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要素。

5. 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

专业与课程是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是通过不同的专业与课程来实现的。专业设置首先取决于军事与科技发展的需要,但专业目标的实现,主要由课程体系来决定。即相同的军事情报专业,由于科类不一样,其培养目标及规格要求也不尽相同,这种差别主要是通过不同的情报类课程组合来完成的。可以说,军事情报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是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中最具体、最基本的要素。

6. 管理和评估制度

军事情报人才培养的管理,是培养秩序的保证;评估制度是对人才培养效果的检测,人才培养的成效如何,是否达到预期,能否在军事情报工作任务中有效履行职责,要通过有效的评估机制来完成。

对于军事情报人才培养的内涵,可以以简化的公式表示:目标 + 过程 + 方式(教学内容和课程 + 管理和评估制度 + 教学方式和方法)。

(二) 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的分类

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分类方法,但美军从不同的教育观、时空观、智能观出发,将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大体分为三大类型。

1. 通才教育培养模式

这种模式要求用基础性的广博知识进行教育过程设计。优点是培养出的军事情报人才适应性、变通性比较强,缺点是军事情报人才掌握的各类知识的关系相对比较松散。

2. 专才教育培养模式

它是以学科为特征的专门化、系统化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重视军事情报学科教育训练与军事情报专业教育训练,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培养过程,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

3. 通专结合培养模式

这种模式是融合了军事情报通才与专才教育培养模式中的合理成分后,所形

成的一种新的情报人才培养模式。它要求军事情报人才知识要广博精深,基础扎实,专业突出,对能力素质要求比较高。

二、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机构概况

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就是美国军事情报人才的生成模式,是指情报人才培养机构在一定的现代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任务需求的牵引,制定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规范教育训练过程,通过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实施人才教育过程的总和。

目前,美军专门从事各种军事情报人才培养的教育及军事训练机构主要有九个,其中直接隶属于国防部的有国家情报大学(NIU)、地理空间情报学院(NGC)、国家密码学校(NCS)、联合反情报训练学院等(JCITA),隶属于各军种部的有陆军情报中心与学校、空军第17训练联队、海军技术训练中心、太平洋舰队情报训练中心、海军与海军陆战队情报训练中心。每个教育训练机构培养的军事情报人才在侧重领域、情报门类、服务对象、教学模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军情报人才的培养因军种不同、参训人员职级不同、军职与文职不同、现役与预备役不同而各有区别,所以其军事情报人才培养体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巨系统。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的实质就是以提升军事情报人员整体素质为导向,以增强军事情报人员履行特定军事职能及执行特定军事任务能力为目标,通过完善管理体制、优化机构设置、更新训练内容、改进训练方式等多种手段进行的系统性演练及教育训练活动。这一动态过程既能够有效涵盖美军学历学位教育的相关要求,又能够准确体现美军任职岗位培训的基本特点,还可以充分体现美军“情报职业发展规划”^①的本质属性,具有指向性、针对性、实践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的鲜明特点。

在美国,尽管中央情报局、国务院、能源部、司法部和财政部也都部分从事或参与军事情报活动,但国防部仍然是最主要的军事情报生产者和用户。如果按照美军军事情报的职能领域划分,在军事情报领域中,美国国防情报局主要负责生产部分人力情报和测量与特征情报,并承担大部分战略情报的分析任务;美国国家安全局主要负责生产信号情报并负责网络空间的“侦、攻、防”工作;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②主要负责生产图像情报;各军种部情报机构则主要负责为美国军队提供

^①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rective 5010.10, Intelligence Career Development Program, August 9, 1972. Available at: <http://www.fas.org/irp/doddir/dod/dodcar.htm>.

^② 为适应作战需要,整合图像情报和地理空间信息,2003年底,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200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国家图像与测绘局更名为“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各类与战场作战行动直接相关的军事情报。^① 所以,“在美国情报界其他情报机构看来,目前军方的情报人才培养工作最成体系也最具规模……能够为军事情报人员的整个职业生涯提供有效指导和支持”^②。简而言之,今天美军的军事情报人才培养工作主要由美国国防部所属各机构与部门具体负责,国防部体系范围内的军事情报教育及军事情报训练工作才是美军军事情报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与手段。^③

三、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的相关概念

概念既是科学研究的起点,也是划定研究领域、明确研究方向的基础。由于美军所使用的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概念体系与当前我国军事院校及学术界的“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概念之间,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外延上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要对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问题做出细致梳理及深入研究,必须首先对其基本定义、涵盖范畴、相互区别等重要问题进行认真的界定、辨识与廓清。鉴于此,在确定美军情报人才培养模式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范围时,首先有必要对下列几个重要的基本概念进行解释与界定。

(一) 美国军事情报人才与情报人才培养模式

1. 人才

对于“人才”概念,存在着多种歧义解释。例如,有的指具有某种学历或技术能力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人;有的指适应某种专业工作的人;有的指有某种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以上的人。综合上述观点,按照通常的定义,人才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能以创造性劳动,对某专业领域发展、技术进步或取得较大成果的人。军事情报人才则是从事军事情报相关的工作人群中比较优秀、先进的部分,是

① Judy G. Chizek,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RL31425, January 17, 2009, p. 2. Available at: <http://www.fas.org/irp/crs/RL31425.pdf>.

② Sidney E. Fuchs, *The Intelligence Education Framework for the 21st Century*, (Chantilly: Northrop Grumman Corporation, 2005), p. 2. Available at: <http://www.oakhill-llc.com/docs/NIUPointPaper2.pdf>.

③ 有关国防部所属各情报部门人才培养的相关要求可参见美国国防部在前后近40年的时间里所颁布的14份指令规划:1962年12月22日国防部指令第5015.25号“防务情报学校”(分别于1983年1月28日、1993年1月14日、2006年12月22日更新);1965年4月30日国防部指令第5100.47号“国家密码学校”;1972年8月9日国防部指令第5010.10号“情报职业发展计划”;1980年11月3日国防部指令第5210.70号“国防部密码训练”(于2006年12月22日更新);1984年7月20日国防部指令第3305.02号“国防部一般情报训练”(于2006年11月28日更新);2006年12月22日国防部指令第3305.10号“国防部地理空间情报训练”;2007年3月19日国防部指令第3305.11号“国防部反情报训练”;2008年2月25日国防部指令第3305.15号“国防部人力情报训练”;2008年6月12日国防部指令第3305.16号“国防部测量与特征情报训练”。

推动军事情报事业、专业进步的代表,主要是指各级军事情报机构或虽是非军事情报机构,但是从事军事情报相关工作的人员。

2. 模式

模式研究法是现代科学研究的一种常用的方法,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称为模型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则称为模式,或者称为范式。“模式”这一概念是由模型转化而来的,其本意是尺度、样本和标准。模式就是从整体上和本质上把握事物的构成要素、结构关系、功能及其存在形式、运动形态和运作机制的一种认识形式或理论性的简化形式,即将研究对象原型抽象为用符号、文字、图像来表示其结构、关系、状态、过程的简约化了的范型。培养模式是透过教育现象、撇开教育中非本质、次要的属性和要素,采用符号、文字、图像等把其结构、关系、状态、过程突出地显示出来,以便对教育进行理论分析或观察、实验、模拟和操作,从而获得对教育训练过程更深刻、更本质的认识。

3. 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模式的实质是怎样培养人的问题。美国的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是从整体上和本质上把握军事情报人才培养过程的构成要素、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的一种认识形式和操作体系。

(1) 美国的军事情报人才培养作为美国情报组织的专业性教育,不同类别、不同时期的专业培训,由于任务需求不同,其培养目标和能力要求就不同,相应的教育设施或环境不同,其选择的培养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表述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无论何种培养模式,最基本的要素是必须具备的。为实现军事情报人才培养目标,必须进行情报人才培养的规划设计,按照职业的需要和未来设计专业方向、专业范围,选择适当的教育内容,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组织专门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来组织教学,创设必要的培养人才的软件、硬件条件或环境,以适应人才培养的需要。因此,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是在一定的教育方针、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指导下,在一定历史阶段,为实现特定的军事情报人才培养目标,而由军事情报教育训练等各种要素构建起来的比较规范、相对稳定的培养人才的活动的策略体系、组织样式和运作方式。它是对军事情报人才培养过程的一种总体性表述。

(2) 美国的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是其情报教育理论应用于军事情报人才培养实践过程的转化环节,它为实现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所涉及的各种因素和相互关系方面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结合,其中包括可供实现一定培养目标必备的条件及实施程序和方法,它具有典型性、参照性,因此使抽象的理论便于操作和模仿。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不仅是对军事情报人才培养具体活动过程的优选、概括和加工,而且包含着一定的预测、设想,着眼现实和未来,它提出军事情报人才培养的框架一方面可以用来指导实践,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不断实践和试验在理论上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并为教育理论的发展提供各种素材。

(3) 美国的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介于办学模式与教学模式之间,办学模式比它更宏观,而教学模式比它更微观。

(4) 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的结构是以培养目标为核心,以一定教育思想为指导,由教育主体(包括学生、教师)、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计划、教学手段与方法、教学组织形式、育人条件及环境、教育教学管理、运行机制、评价体系等要素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

(5) 美国的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培养模式具有系统性、中介性、可操作性、相对稳定性与可变性四大特点。

① 系统性。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作为一个系统,从总体上勾画出军事情报人才形成的规格,包括知识、品德、能力等在内的网络体系,并根据具体条件和人才培养目标设计培养方案,进而设计出多种多样的、不同层次的培养计划,并演化为课程设置、教学环节、学时分配、选学规划、学籍管理、成绩考评等具体的计划或规章制度,从而形成可供操作的程序。

② 中介性。学术界通常把“模式”理解为经验与理论之间的一种知识系统,它是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性的、简化的形式。无论是何种培养模式,它都是以某种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为依据建立起来的,可供学校教育工作者在人才培养活动中借以操作的既简约而又完整的范型。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则集约地体现了对情报人才培养的目标规划、专业设置、计划实施、过程调控、质量评估等一整套人才培养的方法论体系,是美军情报教育理论与情报教育实践得以发生联系和相互转化的媒介和桥梁。所以,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中介性。

③ 可操作性。对教育理论而言,培养模式是抽象的教育理论的具体化或称操作化,是将教育思想具体到人才培养的规划、设计、实施、调控、评价的操作要领和运用程序上。对教育实践而言,培养模式又是具体的教育实践的方法论体系,是规划、设计、调控、评价教育活动的操作原理和运作程序。作为沟通美军情报教育理论与情报教育实践的中介和桥梁的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是其军事情报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中的运用和具体化,其可操作性的特点是与情报人才培养模式本身所具有的中介性特点密不可分的。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所提供的操作程序、步骤、环节、策略、方式方法是可以把握和运用的。

④ 相对稳定性与可变性。一方面,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具有相对稳定性,因为它不是从个别的、偶然的军事情报教育现象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对大量的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活动的理论抽象与概括,它揭示了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活动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另一方面,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它又具有可变性。因为其培养模式总是与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军事斗争、作战使命、科技装备、文化教育的水平相联系的,这些因素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因此,适应时代要求的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也必须随之发生改变。

(6) 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式与变式。军事情报人才的培养模式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可归纳为基本式与变式两大类。变式是在基本式上的变化,变式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强调稳定性,并不意味着排斥可变性,相反,军事情报人才的培养模式应保持一定的弹性,这样更有利于具体运用。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的可变性,一方面表现为对情报学科或情报专业特点的充分关注,另一方面体现为实现多层次、多规格情报人才培养目标的多种培养途径和方法。一般情况下,美军各军种对情报人才的培养实践环节不做具体硬性规定,只提出总体思路,情报人才培养的具体细节应根据不同条件的学校、不同军兵种的作战任务以及战场对情报人才的需求做具体选择。一旦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美国军事情报人才的培养模式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

4. 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

基于上述关于“人才”“模式”“人才培养模式”的界定,美国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就是美国军事情报人才的生产程序和内容,主要包括人才培养过程和构成要素、组织形式、运作方式、培训内容等。

(二) 美国军事情报教育与军事情报训练

1. 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

在美军看来,军事人才的培养主要依托两大途径:一是军事教育;二是军事训练。军事情报人才的培养也概莫能外。

在美军的军事术语中,“军事教育”是指“为使人员增长战争科学与战争艺术方面的知识而对其进行的有关系统科目的教学”^①。而“军事训练”是指“为提高人员履行特定军事职能与执行特定军事任务能力而对其进行的教练;为加强一个或数个军事单位战斗准备而进行的演练”^②。

在《国际军事与防务百科全书》中,“军事教育”是指“在有助于增长战争科学和战争艺术知识的那些学科上,对单个人员进行的系统教学”^③。而“军事训练”是指“旨在提高人员承担具体军事职责和军事任务的能力的教学活动;一个或多个单位为提高战备水平进行的演习”^④。

^① Joint Chief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1-02: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October 17, 2007, p. 341. Available at: http://www.dtic.mil/doctrine/jel/new_pubs/jp1_02.pdf.

^② Joint Chief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1-02: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October 17, 2007, p. 346.

^③ [美]T·N·杜普伊主编:《国际军事与防务百科全书》(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799页。

^④ [美]T·N·杜普伊主编:《国际军事与防务百科全书》(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6页。

美军联合部队司令部在2004年1月21日向国防部部队转型办公室主任提交的《联合转型路线图》中指出：“教育所传授的是一般性的知识，并培养广泛适用的思维习惯。它培养广阔的视野、多样的视角、批判性分析、抽象思维能力、抽象推理和创新思维，以及在含混不清和模棱两可时泰然处之的能力——所有这些对于处理复杂的非线性问题特别有意义。训练传授的是那些对于完成具体的任务或工作十分重要的定义明确的指示和技术。训练主要是为已知的情况做准备，而教育主要是为未知的情况做准备。”^①

《国际军事与防务百科全书》则对二者的区别做了如下界定：“军事训练不同于军事教育。从广义上讲，军事训练旨在训练学习者掌握完成工作的具体任务的工作能力，而军事教育旨在提高学习者的综合素质，加深其对战争科学与战争艺术的理解。”^②

2. 军事情报教育与军事情报训练

在美军看来，军事情报人才的培养与其他领域军事人才的培养具有共通之处，主要依托军事情报教育及军事情报训练两种方式具体展开。

目前，美国军方关于军事情报教育及军事情报训练的界定方式因各军种、各部门的阐释侧重方向不同而莫衷一是，较为美国国防部及学术界所普遍认可的界定方式则首推美国空军在其《情报教育、研究与训练项目安全条令》中所给出的相关定义。在美国空军看来，“军事情报教育与研究项目”是指：“以军事情报工作为导向，通常以获得某种学位为特征且具有相应学术及科研要求的教育与研究项目”^③。“军事情报训练项目”则指：“与军事情报工作密切相关的，以提升情报工作效能为主要目的，且能够深化对实际工作中某一特定领域信息理解的训练项目”^④

由上述定义不难看出，作为衍生自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的两个子概念，军事情报教育与军事情报训练也继承了与之相似的区别，“军事情报教育围绕情报本身，偏重于学术研究和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属于学历学位教育的范畴；而军事情报训练则关注具体情报工作，偏重于实际应用和技能的培训，属于任职岗位培训的范畴。”^⑤由此不难发现，在美军的概念体系中，军事情报教育与军事情报训练这两个概念应当是具有明显区别的两个对应概念，分别侧重于军事情报人员整体素质

① U. S. Joint Forces Command, *Joint Transformation Roadmap*, January 21, 2011, p. 169. Available at: <http://www.ndu.edu/library/docs/jt-transf-roadmap2004.pdf>.

② [美]T·N·杜普伊主编：《国际军事与防务百科全书》（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9页。

③、④ Air Force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Doctrine, *Intelligence Education, Research, and Training Programs*, March 1,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fas.org/irp/doddir/usaf/14-106.htm>

⑤ 高翔：《美军军事情报教育与训练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硕士论文，2006年1月，第4页。

提升过程中的不同目标、不同领域及不同途径。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在实施目的方面存在着较为显著的不同。

但军事情报教育与军事情报训练又同属美军的“职业军事教育”(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范畴。美军认为:“职业军事教育是以教育和训练两种形式完成的特殊职业教育”^①。在美军的职业军事教育体系中,军人职务的变动以及军衔的晋升都要完成特定的教育与训练科目。早在1972年美国国防部就出台了“情报职业发展规划”,将对军/文职情报人员有计划、成体系的教育训练纳入美军情报人员职业发展管理体系。^②因此,不能完全人为地割裂开军事情报教育与军事情报训练,二者其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是在不同的职业发展阶段各自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对高素质军事情报人才的塑造与培养,一直是美军情报能力乃至美军战斗力生成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当今世界的军事情报强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美国显著的军事情报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美军随时代发展演变而不断改革与完善的军事情报人才培养工作。在美国,特别是美军内部,军事情报人才培养以及军事情报教育训练问题近年来一直备受关注。美国著名的情报专家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曾在其代表作《服务于美国世界政策的战略情报》一书中言简意赅地指出:“情报是一种知识”“情报是一种组织”“情报是一种行动”。^③作为一种“知识”的情报,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作为一种“组织”的情报,机构庞杂、体系严密;作为一种“行动”的情报,手段多样、流程完备。兼具上述三大特点的军事情报工作对其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极高的专业要求。美军认为,军事情报人才培养模式作为高素质军事情报人才的培养源与高水平情报工作的倍增器,直接关系到情报工作水平的高低,关系到情报工作效能的发挥,更关系到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进程,只有经过有组织、系统化、不间断教育训练的情报工作人员才能胜任其使命与任务。

在美军看来,美军的军事优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实施的训练模式,在军事情报领域也是如此。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所面临的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对美军情报人才的培养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为此,美军不断修订军事情报工作的指导方针,调整军事情报人才的培养体系,以更好地适应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美军作战行动的新需求,并争取实现其近乎完美的“战情结合”新构想。在美军情报力量持续快速发展的背后,是高素质军事情报人才队伍的有效支撑,更是军

^① 王春茅主编:《美国军事教育现状与发展展望》。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②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rective 5010.10, *Intelligence Career Development Program*, August 9, 1972. Available at: <http://www.fas.org/irp/doddir/dod/dodcar.htm>.

^③ Sherman Kent, *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Preface, pp. xi - xii.